

范军昌 著

血脉

木棉红

MUMIANHONG

南方军旅作家长篇小说系列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血脉

范军昌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血脉

范军昌著.

—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7. 7

(木棉红·南方军旅作家长篇小说系列)

ISBN 978 - 7 - 5360 - 5032 - 7

I. 血... II. 范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62177 号

策 划: 肖建国 田 瑛 温文认

责任编辑: 欧阳衡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

装帧设计: 分金炉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(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

开 本 720 × 1092 毫米 16 开

印 张 18.875 1 插页

字 数 290000 字

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4000 册

定 价 3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 - 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第一章

都说井水不犯河水，其实未必，豫西南桃花镇骡马街杜家店的水井距离柳叶河近二里之遥，井水却与河水暗通。据说，早在乾隆年间就发现了，因井里有鱼，都觉着蹊跷，有人弄只鸭子拴了记号丢到井里，那鸭子竟从河中潜出。老杜家的“风流井”一直被桃花镇人戏说笑谈，不料到了1854年，亦即清咸丰四年，仲春，杜家少爷娶亲，洞房之夜，那“风流井”竟又冒出一桩神秘怪事……

二月二十二日是个绝好日子，春回大地，阳气升腾，日月大双，正应着大吉大利。娶亲这天，黄亮亮的日头照耀在柳叶河上，如鳞的波光活蹦乱跳，柔软的风戏弄着岸边染绿的垂柳，喜得桃花红脸咧嘴地偷笑，新郎官杜本正十字披红骑马领轿从镇北白家湾迎娶来新娘子，顺着河沿大道行来，响器“呜哩哇啦”不歇气地吹着，迎亲的送亲的前呼后拥，招引得路人引颈注目，极风光。依照桃花镇的规矩，有钱人家娶媳妇或嫁闺女，花轿要游街，名为撒喜，实为张扬得意。当杜家娶亲队伍绕行到镇西南角码头时，恰好有一艘南方商船率先赶到桃花镇抢得开春头彩，码头上人如潮涌，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可谓喜上加喜。

开春抢彩，是桃花镇码头独有的景致。

得上天所赐，伏牛山的一脉清水在豫西南的黑土地上蜿蜒流淌，被称作柳叶河。河水四季丰盈，清澄如油，少有泛滥，既承载着往来舟船，也默默地滋润出了五谷丰登花红柳绿，且古来就有神奇传说——男丁常在河中浸泡可强筋壮骨，越发雄壮；女子常用河水沐浴能令肌肤嫩白，更加多情……其实，柳叶河的绯闻传说并非浪得虚名，若细究起来，既有桃花镇先人的文字记载，更有一代代风流俊男及多情美女佐证。

另据记载，桃花镇本是蹲坐在柳叶河腰窝上的一个小村庄，因遍植桃树，春天桃花盛开，极为鲜艳美丽，这村庄就被称作桃花庄。柳叶河蛇行北来，从西南两面将桃花庄抱在怀中，然后逶迤南下，再奔东南，与南方密如蛛网似的江河血脉相通。明朝万历年间，南方一清贫船家携私奔女子逆水而来，被美艳桃花所吸引，在此上岸落脚，网鱼捉虾之余，也常为人摆渡。桃花渡虽是荒村野渡，却免不了有等船歇脚避雨者，于是便招引来



了卖茶卖馍卖瓜果的，日子一久，有人摆摊开店，并取了个桃花店的美名。随着明清战乱的结束，桃花店人口迅速稠密，生意成行成市。康熙年间，渡口扩建成了大码头，各路商人争相购地，大兴土木，桃花店变成了桃花镇。桃花镇很快便闻名遐迩，商船南来，帆樯如林，北方驮运客商亦趋之若鹜。南船北马络绎不绝，使得桃花镇总集南北百货，交易兴旺，流金淌银。自码头向镇内辐射，逐渐形成了纵横大小七十二条街，分别经营粮食、布匹、茶叶、棉花、药材、木材、铜器、铁器、首饰、山货，就连盆碗、柴炭、酱菜等，也皆有专营街面。日久天长，河对岸也生出许多店铺来，沿河一条长街，被桃花镇人称为河南街。

商人谋利，惜时如金，为鼓励南方客商过罢年早日北上交易，桃花镇码头多年前就兴起了开春抢彩的规矩——因袭“龙抬头”之说，每年一过二月二，便在码头高高竖起一面大红缎绣“二龙戏珠”大旗，谓之“幸运”旗，并设专人恭候。无论来自南方哪个省的客商，凡最先赶到的一艘南方商船，都被视为抢得开春头彩，受到热诚欢迎，船插“幸运”大旗，人披十字红花，赏上等酒席一桌，并被镇内各大商号尊为贵客嘉宾，交易也多有优惠……

杜本正在骡马街长了一十八年，极厌恶臊臭烘烘的马厩，总羡慕着别人斗进斗出秤称尺量的清爽生意，更喜欢挂帆生翅以篙为腿走遍天下的商船。这天，他骑马引轿走到码头时，眼看抢彩商船正缓缓靠岸，便勒马站下，抄起粗黑油亮的发辫朝脑后一撂，笑得一张长脸歪扭着。队伍一停，响器班子吹打得越发亢奋嘹亮。轿夫们一声吆喝，卖弄起了颠轿的本事，齐齐扭着屁股在原地甩花步，招引来众多围观者。

但凡是桃花镇人，几乎都认得杜本正。他脸长，被戏称为“驴脸马面”，是骡马街的活招牌。也都知晓，杜本正早就订了亲，去年却和“济世堂”药铺贾二爷的闺女偷钻柳树林子，甚至夜里光着屁股在河里闹……管家刘全看拥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，且纷纷指点着本正少爷说笑，有点急了，上前捉住马缰提醒道：“少爷，家里人都在等着呢！”刘全说着，硬牵了马继续朝前走。

一街两厢店铺比肩，人群熙攘。一群半大小子紧追着花轿，蹦蹦跳跳扯嗓子喊——“新郎官，娶新娘！拜天地，入洞房！半夜里，尿一床……”逗得满街都是欢笑。娶亲队伍游走几条街，绕过殿宇巍峨的关帝庙，由瓷器街往东一转，直朝骡马街走去。

骡马街被称作桃花镇的旱码头，旺季时，终日马帮铃响，人来车往，货物堆积如山。杜家经营的驮运客商宿店门面广阔，设施齐备，酒菜饭食骡马草料日夜供应，并设有存货仓库，开着专门修车、钉掌、医治牲口的店铺门面，历来被山陕大马帮视为半个家。杜家经营有方，酒菜饭食骡马

草料化为粪肥，运至东乡滋养着十来顷好地，一麦一秋，收租粮千石，并能囤下大批草料。此外，杜家还雇有专门人家在乡下养育牲口，骡马健驴成群，可供驮运客商随时选购。

杜家宅院坐北朝南，大门阔大气派，可出入马车。大门两侧是账房柜台和客厅，左右紧接酒楼及客商宿店。宅院分前后院，中间有两个月亮门。后院分东西院，老掌柜杜继业与三太太金兰住在东院，西院堂屋是本正少爷的新婚洞房。前院阔大，靠东厢房临时搭了风雨棚，内摆喜宴。靠西厢房也搭着棚，盘着锅灶，支着案台，大师傅小伙计正紧张忙碌，煎炸焖炒，香气四溢。喜棚设在两个月亮门中间，内置“天地桌”，红毡铺地，布幔鲜亮，彩灯高悬，流苏曼舞。杜继业与三太太金兰在此笑脸迎候，前来贺喜的巨商大贾名流要人，络绎不绝。

突然有人飞报，花轿到了！

说话间，大门外喜炮炸响，满院子宾客蜂拥。执事的慌忙请杜继业与三太太金兰并肩落座，等候新人拜堂。

年过花甲的杜继业身穿软缎紫花长袍，配件青缎坎肩，头戴一顶瓜皮帽，将粗黑的假辫子遮掩得天衣无缝，显得精神矍铄。杜家财旺，人丁却一直难旺。杜继业是独苗一棵，先后娶过四房太太，生下四男九女，唯一一男五女成人。本正少爷系四太太所生，是最末一个，被戏称为“货底”。去年春上，杜继业操持着要给本正成亲，不料四太太突然因病亡故，给耽搁了。此时，杜继业端坐喜棚，想着办罢喜事就卸套养老，等着含饴弄孙，止不住喜兴得满脸皱纹开花。

三太太金兰四十多岁，生养过两个闺女，身子有点发福，可原本长得漂亮，又会收拾打扮，得体的衣裳首饰衬托着乌发粉脸，看上去依然风韵犹存。喜乐高奏，笑语喧哗，一对新人被引领过来拜堂时，三太太金兰面带微笑，却止不住暗自心酸。十六岁那年，在洛阳稀里糊涂被老爷哄上手，没坐花轿就成了三太太。后来，因为没能生出儿子，惹得老爷不耐烦，更被因子得宠的四太太欺压着，一直抬不起头。眼下，四个太太只剩下她一个，也算有福，可老爷是快干了油的灯，不定哪天撒手一走，本正少爷不是自己的血脉，狼羔子似的，后半辈子可咋过？

新婚大喜，拜堂最重要，可拜起来却又极简单。执事者千篇一律唱戏般亮嗓子吆喝着，一对新人双双跪倒，拜罢天地拜高堂，再互相一拜，就成了夫妻。

新郎新娘拜罢堂，正被人簇拥着要送往洞房，杜继业站起身来呵呵一笑，高腔大调地喊道：“刘全，去拣个干净点儿的牲口棚，给叫花子也摆一桌！老规矩，流水席，兴吃不兴拿，管够！”

有人立即扯嗓子喝彩：“好哇！”





人群中议论纷纷，都说杜家仁义，白家慈善，真是绝配。

新娘子姓白，名如云，是白家湾庄主白善人的闺女。如云年方二八，鹅蛋脸，水杏眼，柳叶眉，粉嫩圆润，温柔贤淑。拜罢堂，如云被送进洞房后，一直头顶红盖头在床沿上坐着，这叫坐床，是规矩。

洞房在西院堂屋东间，西间放着嫁妆，宽敞的正间摆着桌椅，桌上堆着糖果花生瓜子红枣等吃物。贺喜的女宾眷流水般涌进门来，羡慕着新娘子穿着打扮好，陪嫁丰厚，有的要揭起盖头看脸蛋，嘻哈说笑，无所顾忌。如云稳坐着，始终一声不吭。热闹一阵，喜宴一开，全都一窝蜂般走了，唯有陪嫁丫头秋燕和春花嫂继续守护着。

秋燕刚满十三岁，坐不住，说出去看一眼，就跑了出去。

春花嫂是刘全的老婆，模样标致，精明火辣。她是被刘全指派来的，说老爷交待过，少爷与贾二爷的闺女扯不清，人多嘴杂，莫让风言风语败了洞房的喜兴。春花嫂耐不住寂寞，就没话找话，冲如云打趣说笑，“你一拜堂就是太太了，俺只是个下人，可少爷见了俺刘全，总叫他全哥，照理说，你该叫我嫂子才对。”

如云呢喃道：“春花嫂，我不是……一直在叫嘛！”

“那我就倚老卖老，叫你白姑娘了。”

“嗯。”

当地习俗，长辈或年长之人居高临下，对年轻媳妇只称姓，略其名，姓张就称“张姑娘”，姓白自然就称“白姑娘”。

“白姑娘，问你一句话。”春花嫂腰肢一扭，也坐到了床沿上，“你头一眼看到杜少爷，是在啥时候？”

“就是今儿……上了轿……”

“你亏了哩！”春花嫂把腿一拍，“他可是早就偷偷相看过你。”

“啊？”白如云惊得撩起盖头角，粉嫩俏脸飞红挂羞，“你说他……是在啥时候？”

“正月十五庙会上。”春花嫂洋洋得意道，“刘全年年都去白家湾，认得你，知道少爷没见过你，庙会上就悄悄指给他看。这一看，可是不得了，少爷说你像仙女，吃不下，睡不着，吵着闹着，非要马上成亲不可……”

“骗人！”白如云手一松，盖头遮了脸。

“是真哩！”春花嫂往前凑了凑，悄声道，“你想想，他亲妈刚过世不满一年，要不是他吵闹着要媳妇，咋能这样连三赶四就娶了你？”

如云轻叹一声，勾了头。

如云虽是大家闺秀，因为亲娘死得早，心里一直凄苦。她自小心灵手

巧，喜欢剪纸刺绣，尤其喜欢剪马，剪出的马活灵活现，膘肥体壮。别人总笑她，小小年纪就想女婿。开头听不懂，后来才明白，爹给订的亲是桃花镇骡马街杜家，开着骡马店——那个人儿可不就是个养马的？她不知道那个人儿高矮胖瘦黑白丑俊，没娘的闺女，能问谁呀？堂嫂说，杜家开的骡马店很大，杜相公是棵独苗苗，银子多得赛马粪，只是得先用马粪装个枕头，等闻惯了马粪味儿才能嫁过去。如云嘴说不信，却悄悄去马棚里试过。她自己劝自己，要拿马粪当银子看，可不由人，看到马粪就恶心，闻到味儿就想吐。秋燕不懂事儿，说马粪总比牛屎强。后来，白如云再不剪马了，也怕看到马，时常愣怔着想心事。她好几回夜里做梦，喜欢欢地上了花轿，拜罢天地入洞房，盖头一掀，却发现洞房竟是马棚，遍地都是马粪，惊醒后止不住心跳如鼓，直冒冷汗……临出嫁的前夜，爹透出了心里话——如云娘临死有交待，要早点给闺女找个好婆家。千挑万选，他觉着骡马街杜家最合适，家大业大，杜相公独苗一棵，早晚得当掌柜，闺女嫁过去将来能当家主事……如云直掉泪，嘴说抛舍不下爹，其实是害怕进马棚。今儿真的上了花轿，如云先是偷眼瞧见杜本正人高马大，心中稍稍好受了点儿。可后来，她窥见杜本正的长脸像马脸，不由得暗自吃惊：“天爷爷，这可真是命啊！”

突然一串脚步声，房门“咣啷”一声被碰开，俊俏俏的陪嫁丫头秋燕蹿蹦进来，一惊一乍地说：“我的天，街对面牲口棚里，热闹得很哩！”

“你还知道回来呀？我以为你把我忘了呢！”白如云责备道。

“小姐，我是替你先看看，免得你出去迷路转向。”秋燕说着，伸胳膊抡个大圆圈，“老杜家的院子可大着呢！”

“秋燕，牲口棚里咋法儿热闹？”春花嫂笑着问，“是骡子下驹呢？还是驴马咬架呀？”

“哪里呀，是叫花子全都来了！”秋燕兴致勃勃地说，“老杜家可真大方，杂烩菜，白蒸馍，还有大坛子烧酒，随便吃，随便喝！有个叫花子喝得脸通红，还敲敲打打唱莲花落呢！你们听着……”秋燕比比划划地模仿道，“蒸馍白，酒菜香，吃得肚子撑得慌！杜家仁义又大方，愿少爷天天娶新娘……”

“天天娶新娘？”春花嫂忍不住喷了笑。

白如云急得撩起了盖头，正色道：“这个唱莲花落的死叫花子……烂嘴哩！快去说说，要吃就吃，要喝就喝，不许再唱了！”

秋燕愣怔片刻，好像突然想明白了：“就是！杜少爷要是天天娶新娘，还不得把人给忙死？！”秋燕说着，转身跑了出去。

春花嫂拍腿打胯地笑个不停：“哎哟哟……这个死叫花子，让杜少爷天天娶新娘，只怕有人要忙死，有人倒要累死呢！哎哟哟……少爷天天娶





新娘，可咋受得了……”

“你就不怕笑死?!”白如云放下盖头，气得背过身去。

春花嫂收住笑，手抚胸口喘着：“白姑娘，老杜家仁义得很，那叫花子虽是顺嘴胡说，倒是一片好心。”

“你……我再不理你了。”白如云嚤哼道。

“你进了杜家门，咱就是一家人，你不理我，我也要拿你当太太敬着!”春花嫂沉默了片刻，敛笑正容道，“今儿去迎娶你，你爹眼泪麻花地嘱托我，让我好好照应你……”

“骗人!”

“不信呐?等回门时你问问。”春花嫂打个顿，继续说道，“你爹悄悄对我说，老杜家有钱，人也仁义，啥都不担心，就怕闹洞房你吃亏……”

新婚之夜闹洞房，天下同俗，祖宗先人传下来的，图的是个喜庆。桃花镇却闹得格外凶，头三天没大小，无论男女，谁都可以闹。说是不闹不好，闹得越厉害，媳妇将来越服帖，日子也会越红火。闹洞房，主要是闹新娘，花样繁多。一开始，多是言语调笑，拿男女之事逗笑取乐，羞得新娘子面红耳赤，抬不起头来。闹到高潮时，往往要动手动脚，甚至有人敢故意弄灭了灯烛，趁机逮住新娘子胡摸乱捏。也有粗野顽皮的小光棍存心折磨人，事先备下麦糠头发茬之类的东西，闹房时偷偷往被褥上撒，往新娘衣领里塞。闹得更厉害的，甚至会逼迫新郎在新娘裤裆里摸豆子……但无论怎样闹，新郎和新娘都不许恼。新媳妇进门头三天，往往被闹得没羞没臊，没脸没皮，哭笑不得，如过鬼门关。

如云听春花嫂说起闹洞房，顿时触动心事，扭过身来问：“春花嫂，你当初……是咋对付过来的?”

“我呀?”春花嫂嘻嘻一笑，“实话对你说，入了洞房，刘全还没碰过我呢，却差点先被一群小光棍给撕吃了。头一夜，就数杜少爷闹得凶，也最野，非要摸我的肉肉……”

“不说他!不说他!”

“好好，说我!说我……”

好水泡好茶，茶是水中君子。好水也酿好酒，可酒却是水中精怪，看似温柔，闻着幽香，入口辛辣，落肚如火，既烧心蚀肝麻头木脑造就糊涂或疯狂，甚至索人性命，却也能消愁解闷壮胆生威造就风流与勇猛，甚至成就英雄伟业。自古以来，酒就招人爱，也惹人恨，让人想，也惹人烦，一个小小的酒杯，造就了说不尽的喜怒哀乐。

杜家的喜宴很排场，女宾眷和孩子全在后院，满桌子美味佳肴，随便吃喝。前院大棚内摆了二十来桌，山珍海味流水般往上端，酒为细瓷坛子

玉泉仙液。喜宴设有主桌，座上宾皆是足斤足两的头面人物——气宇轩昂的通盛粮行万老板，生意贯通南北，车载船运，每日成交粮食上百石，实力雄厚，德高望重；财大气粗的花布行掌柜徐老五，单是土布就日成交上百匹，棉花和蚕茧生意也是动辄多达百担；年轻气盛的玉泉酒馆大少爷邢二楞子，佳酿玉泉仙液名扬四方……除了富商巨贾，还有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——掌管着桃花镇的陆县丞。

桃花镇属宛县管辖，虽地处边远一角，但因是水陆通衢商贾辐辏之繁华重镇，不仅有县丞衙，还设有巡检司。县丞和主簿，皆为佐贰官，正八品，论职责当分掌一县之粮马、税征、巡捕、户籍等事务，共佐知县。宛县县丞衙外设，固定了辖区，陆县丞只管桃花镇，但仍为次县级，被百姓称作“二衙门”。巡检司负责缉捕盗贼、盘查奸伪，手下有百余名如狼似虎的兵丁，在百姓面前威风凛凛，但只是个县属官，从九品，得听陆县丞的吆喝。陆县丞面相慈善，总是笑眯眯的，但在桃花镇向来说一不二，不怒自威。他感念杜家多次捐钱捐粮赠送骏马良驹，今日特意破例登门贺喜，可谓给了天大的面子。

杜继业年事已高，自知酒量有限，生怕客人难以尽兴，特意在主桌安置两个陪客。一个是杜家贴心可靠的账房先生冯明白，人称明白先生；再一个是杜继业的女婿，名叫彭云贵。

杜继业有五个闺女，大闺女嫁在南阳，早已过世。二闺女嫁到开封，人已没了。三闺女远嫁汉口，早断了来往。四闺女秀秀和五闺女巧巧，皆为三太太金兰生养。巧巧嫁在本镇郭家，秀秀嫁到镇北四十里阳城彭家。彭家原本也算得上宦宦豪门，订亲时，彭云贵之父彭初在江南官至通判，正六品。不料次年彭初遭人挤兑，挂拉上一宗钱粮贪污案扯搅不清，削职为民，回阳城接手老父的汤锅卖五香牛肉，没过多久便郁闷而死。三太太金兰起了悔意，秀秀却贪图彭云贵一表人才，不改初衷，执意要嫁。哪想到俊朗健壮的彭云贵看似风流倜傥，自称侠义之士，其实工于心计，性情狡诈，竟暗养着打手和粉头。彭云贵在阳城地面很吃得开，从衙役到街头泼皮无赖，没有不怕“贵哥”的。然而，到了水陆码头桃花镇，他就淡屁了，人们只认他是杜家女婿。

酒宴一开，杜继业先说一套客气话，敬了酒，忽然觉得尿急，起身拱手道声“失陪”，暗暗给彭云贵和明白先生丢个眼色，意思是好生敬酒陪客，遂匆匆朝棚外走去。

彭云贵端着架子不动弹。他在阳城被人敬惯了，又自恃其父做过六品官，没把芝麻绿豆似的八品官陆县丞当回事儿，甚至觉得一帮银钱虫儿在陆县丞面前诚惶诚恐的很可笑。明白先生却以半个东家自居，捧着笑脸挨个敬酒。最后轮到彭云贵，不好隔过去，明白先生就笑着说：“彭相公，





姑爷女婿也是客，来，我敬你一杯！”

彭云贵却不端酒杯，哂笑道：“我彭某在阳城向来不喜欢敬酒，虚头巴脑的，唾沫比酒多，不如猜枚喝酒痛快！”

彭云贵自大，还有一层因由。桃花镇古时属阳城县管辖，直到康熙年间扩建了码头，方才被划归宛县。在阳城人看来，桃花镇永远是阳城的血脉，如同亲生儿子，只是硬被过继给了宛县。因此，阳城人眼红心妒着桃花镇的富有，气不忿，却无奈，只是常以老子自居自大。

桃花镇人鄙视阳城人贫穷且失之于教化，民刁俗悍，山贼草寇不绝，历来被附近州县骂作男盗女娼。几位巨商大贾看彭云贵如此放肆，觉着扎眼刺耳，但顾忌着他是杜家女婿，胡乱打着哈哈，说酒过数巡，也该猜枚了。陆县丞暗恼着，放下筷子眯眼一笑，端着架子说：“彭相公，在桃花镇猜枚，得守桃花镇的规矩，先酒后枚，出手就算，一枚一杯酒！”

“这哪是桃花镇的规矩呀？”彭云贵不屑于道，“我在阳城猜枚，历来如此！”

“好吧，你来打通关。”陆县丞说着，目光左右盘旋，“今天是二月二十二，没单数，该猜几枚？”

邢二楞子抢着说：“一桌八个人，二八一十六，每人猜十六枚！”

彭云贵忍不住笑道：“桃花镇真不愧是做生意的地方，猜枚喝酒，还要先算算账！”

“等会儿喝糊涂了，只怕算不清呢！”万老板含笑刺挠一句，催促道，“彭相公，你先和陆大人猜，我来监枚掌酒。”

“不！”彭云贵不无得意地亮出了双手，“我要和两人同时猜，左手一个，右手一个，这叫左右开弓！”

都以为彭云贵是说大话。常言道，一心不能二用，双手难抵四拳。倘若双手同时与两人猜枚，二目分视，即便心到口到，手指也难以在瞬间准确变化。徐老五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“乱指失枚，罚酒一杯！”

彭云贵却不在乎：“当然！”

明白先生好心好意说：“彭相公若连输三个酒，我替他喝一个。”

“哪里用你替呀？！”彭云贵竟不领情。

“陆大人和万老板先上，我来掌酒监枚！”邢二楞子连忙起身捉壶斟酒，朗声重申规矩，“先酒后枚，酒斟八分满！先猜十六枚，一枚一杯酒！乱指失枚，罚酒一杯！”

陆县丞与万老板对个眼，无声一笑，说道：“诸位留神监枚，我和万老板先领教领教！”

都能听明白，陆县丞所说的“领教”是反话，其实是“教训”。

彭云贵却不在意，将椅子前移，挺胸端坐，双肘支于桌面，双手扑棱

棱亮在众人眼前，二目圆睁，一开战便喊得声声脆响——“五魁！魁五！五魁首……”他只喊“五”，左右手各自屈伸五指，敏捷利落，变化莫测，非但不曾乱指失枚，左手先赢万老板，紧接着右手赢了陆县丞。

众人张眼望着，暗自吃惊。徐老五强笑着说：“好汉不赢头三拳！”

陆县丞和万老板各自喝了酒，脸上挂笑，却多少有点尴尬。他俩彼此碰个眼神，继续再猜，不料竟是输多赢少。结果，彭云贵只输三回，其余十三杯酒全被陆县丞和万老板灌进肚里。

陆县丞输得最多，喝了八杯酒，羞恼得面红耳赤，抄起筷子一边夹菜一边讪笑道：“真是深山出奇人，后生可畏呀，诸位都领教领教！”很显然，他是不愿再战了。

彭云贵夹点菜丢到嘴里慢慢嚼着，眼角挂笑，洋洋得意，傲气十足。

邢二楞子自小在酒馆泡大，喝酒猜枚少有对手。他刚才观看一阵，瞅出些门道，扭头和徐老五悄悄一嘀咕，两人便拉开架子上阵……

杜继业走出喜宴大棚时，龙飞以为杜老掌柜不胜酒力，悄悄在屁股后跟着。在骡马街，龙飞也算得上个响当当的人物。因住店马帮驮运客商货物甚多，时常携金带银，确保安是头等大事。杜家常年养着十几条壮汉，名为杂工，实是家丁，白天听候差遣做些粗活杂事，夜间轮班巡街守店，看家护院，为首者便是龙飞。他四十来岁，膀大腰圆，会拳脚功夫，掌可断砖，至今未娶，号称练的是“童子功”。有龙飞率人镇守，街面上的地痞流氓恶棍从不敢来找事，高买鼠盗之徒，也不敢打骡马街的主意。

出了大棚，龙飞看杜老掌柜向墙角茅房走去，兀自一笑，迟迟疑疑停了脚。等了一阵子，杜老掌柜从茅房出来，理理袍摆，正往这边走，忽然从西边灶棚冒出一个年轻人，迎头将杜老掌柜拦住了。开头，龙飞没在意，以为这年轻人是做菜的厨子，可能有事要说。后来，龙飞听见杜老掌柜渐渐起了高腔，情形有点不对，忙拔腿走了过去。他走到近处时，恰巧听到了一句不该听的话——“……我说的是实话，真是俺娘让俺来的，她说骡马街杜掌柜是俺亲爹……”

龙飞大吃一惊，不由得站住，一时进退不得。杜老掌柜扭脸扫了龙飞一眼，挑起高腔对那年轻人说：“小伙子，有人找我认表叔认表爷，可像你这样要认爹的，还是头一个！实话对你说，我们杜家虽然仁义，乐善好施，可像你这样胡蒙乱骗巧要饭的，不会打发一文钱！”

“俺不要钱，就想认爹……”

“承当不起！龙飞，请他出去！”杜老掌柜说着，匆匆朝大棚走去。

年轻人急了：“俺娘叫莲香，她说你肯定不会忘……”

“喊什么喊？！”龙飞迅速逼了上去，见那人长方脸黑红，身穿粗布灰衣，脚穿“踢死牛”厚底布鞋，不似平日所见泼皮无赖，倒像是深山的笨



猪呆鸟，遂嘿嘿一笑，说道，“你想找个爹呀？其实容易得很，只要你跪下磕个头，我来给你当爹！”

年轻人狠刺了龙飞一眼，转身朝大门口走去。龙飞恶狠狠地骂道：“你娃子也不睁开眼瞧瞧，这是啥地方？哼！”

杜继业木着脸从棚外进来，见主桌正热闹着猜枚，围了一堆看客，便呆站在了过道上。关帝庙蔡总管连忙抢了过来，将他一把扯了过去。

关帝庙也叫山陕会馆，亦即山西和陕西两省客商同乡会接客迎仕、联谊集会、焚香祭奠的场所。因有监管僧道，当地人都称之为关帝庙。庙里敬供着关老爷，殿宇雄伟，塑像巨大，是闻名遐迩的祭拜圣地，终年香火不绝。蔡总管是桃花镇山陕同乡会会首之一，负责总管庙产，也算得上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今天没能坐上主桌，将杜继业扯过去边唠叨边喝酒……

邢二楞子、徐老五联手与彭云贵一番大战，三条嗓子连珠炮般急吼大喊，各自迅速变换手指，令人眼花缭乱，连猜三十余枚，结果仍是输多赢少。邢二楞子反倒输得最多，很不服气，想捞回来，徐老五却有点顶不住了，非让明白先生和另外一位老板上阵。

明白先生酒量大，想着自己和彭云贵都是陪客的，便笑着说：“在下嘴拙手笨，向来不善猜枚，我与彭相公对饮三杯吧！”

陆县丞说：“三杯不够意思，至少要对饮六杯，六六大顺嘛！”

众人都明白陆县丞是想让彭云贵多喝几杯酒，纷纷叫好。彭云贵却不入套，强硬道：“早已有言在先，我就喜欢猜枚喝酒，图的是个热闹！”

“要论喝酒，还是对饮痛快！”明白先生笑模笑样地端着酒杯站了起来，“彭相公，来来来……”

“我说了，只猜枚！”彭云贵不耐烦道，“陆大人开头就说了，让我守桃花镇的规矩，难道桃花镇人说话不算话，吐了唾沫还能舔起来不成？”

“只一杯，算我敬你……”

“你想痛快，就自己喝！”

彭云贵脸冷话硬，众人一时不知说啥好，全都冷眼望着。

明白先生端着酒杯呆站片刻，老脸一红一白的，极尴尬。他在骡马街干了二十多年，深得杜家信任，外人也对其十分敬重，不料竟为一杯酒弄得下不来台。他忽然把酒杯放下，转身抓过一个酒坛子，将一个细瓷小碗倒满，苦笑着说：“彭相公，老朽不才，更不识趣，多有得罪，自罚一碗酒！”明白先生说罢，端起碗就要喝。

“等等！”杜本正一声急喊，随即分开人群抢过来，伸手夺了酒碗。

原来，杜本正在后院与女客见罢礼，由刘全陪着过来敬酒时，见邢二楞子和徐老五正与姐夫彭云贵猜枚，便示意刘全莫吱声，站在人背后悄悄观望起来。开头他还在心里笑，暗骂邢二楞子和徐老五笨蛋，后来眼看彭

云贵与明白先生钱起来，就来了气。

杜本正将明白先生按坐在椅子上，冲众人一拱手，说道：“陆大人，各位前辈，恕我无礼！今天这个日子，按说我该先敬酒才对，可我看彭哥枚猜得好，就先猜上几枚，凑个热闹。”

都知道，杜本正生来就是个犟筋货。小时候尖头长脸的，人也挺聪明，却不专心读书，也不愿学打算盘，经常逗猫玩狗，或是钻到牲口棚里鼓捣牡马叫驴胯下的粗硬物件，用棍子敲，拿绳子套，闹腾得驴踢马跳的。杜继业气极，骂他，用鞭子狠抽他，都没用。他十几岁就长得人高马大，不愿学生意，却迷恋着猜枚喝酒和钓鱼，玩性十足。杜继业恨铁不成钢，常斥骂他是不上套的犟驴……众人看杜本正落座挽袖，真的要和他姐夫猜枚，顿时兴奋起来，纷纷叫好。

“杜少爷，你要能赢了你彭哥，今儿宴席桌上喝的玉泉仙液，就算我送的贺礼，分文不取！”邢二楞子拍着胸脯说。

徐老五笑着提醒道：“杜少爷，你今儿是新郎官哟，可莫喝醉了！”

“就是！”彭云贵喷口笑，“杜贤弟要是入不得洞房，上不了床，可休要怪我！来吧，随便你挑谁都行，两人一齐上！”

“不！”杜本正把手一摆，“我单手对你双拳，咱一枚一碗酒！”杜本正说着，指了指明白先生刚才倒的那碗酒。

众人大惊失色，陆县丞慌忙劝道：“本正少爷，一枚一碗酒，你就是再大的酒量，也输不起呀！”

杜本正咧嘴一笑：“陆大人，请你掌酒监枚！”

彭云贵错愕良久，直盯着杜本正问：“你是说……一枚一碗酒？”

“你怕不怕输？敢不敢猜？”杜本正亮掌竖指，气势逼人。

徐老五阴阳怪气地说：“姐夫哥怕了小舅子，也不算啥丢人事儿！”话音一落，众人忍不住笑将起来。

“不就是猜枚喝酒吗？谁怕谁呀？！”彭云贵毫不示弱地说，“咱先说清楚，是你非要单手对我双拳，可不是我以大欺小非要这样猜。一枚一碗酒，也是你说的，输了可别后悔……”

“来吧！”杜本正催促道。

彭云贵摆开架式亮出双手，依然是声声喊“五”，在手指变化的瞬间，双掌同时迅速向前劈出，如同双刀左右夹击。杜本正划拳如同打拳，回回都要将右手收至耳边攥成拳头，紧紧盯着对方的双手，迅速出击，势大力沉，声声暴喝——“四！四！六……”

大家不眨眼地观望着，都在为杜本正担心，不料他竟赢了，个个惊喜不已。彭云贵虽有点懊恼，甩打着输了枚的左手，却苦笑着说，正想喝酒呢。陆县丞眉开眼笑，紧催着赶快喝。彭云贵喝罢酒，夹点菜压了压，一



抹拉嘴，重又亮出了双手。

第二个回合，彭云贵赢了，而且是左手赢的。

万老板说：“打个平手，可以了。”

“不错，不错，平分秋色！”陆县丞打着哈哈，显然也是个见好就收的意思。

彭云贵却得势不饶人，有意要教训杜本正，就说：“猜枚嘛，不见个输赢哪成？”

杜本正端起酒碗“咕咚咕咚”喝个底朝天，见彭云贵已迫不及待地亮出了双手，浓眉一拧，心里就蹿起了火。他知道彭云贵养着粉头和打手，不单对秀秀姐不好，还从不把杜家人往眼里放，暗恼着，放下酒碗，直瞪瞪盯着彭云贵的双手，突然就收手攥拳，“来吧！”

彭云贵急喊大叫，左右夹攻，不料右手却输了枚。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喝罢一碗酒再猜，却顾此失彼，左手竟输了。

彭云贵又连喝两碗酒，嘴巴依然硬着，还要猜，舌头却大了。他伸手抓筷子，没抓到，反而碰翻了酒杯，撞落了碗，醉态毕露。陆县丞惬意大笑，万老板忍俊不禁，明白先生直嘿嘿。邢二楞子和徐老五兴奋不已，齐齐伸着手要和彭云贵猜枚，耍猴般逗弄……

正闹着，突然传来刘全一声喊：“老掌柜喝醉啦！”

众人起身一看，有点哭笑不得。杜继业和蔡总管头对头在桌上趴着，吐得顺桌子流。明白先生急急对刘全说：“快让人送到后院去，我给他们弄点醒酒汤！”话刚落音，突然旁边“扑通”一声响，彭云贵连椅子带人摔倒在地……

“散了吧！”陆县丞乐呵呵地说，“今天酒喝得足，也开了眼界，高兴！痛快！”

说散就散了。朝大门口走时，陆县丞直夸杜本正枚猜得好，若不然，彭相公回到阳城，非吹破天不可，好像桃花镇稀松平常，没能人了。众人簇拥着，说笑个不停，纷纷追问杜本正赢枚的诀窍。陆县丞干脆站下了，非要杜本正马上就说。杜本正笑道：“陆大人，这哪是一句话的事儿啊？来来，到客厅喝茶！”说着，杜本正便将众人引进客厅，落座上茶。

邢二楞子迫不及待地问：“快说吧，你怎么就能赢了他？”

“都想跟你学枚呢！”陆县丞兴致勃勃地说，“你要传真经，可不能藏着掖着。”

“陆大人，在您面前，我是班门弄斧。”杜本正赔个笑，继续说道，“实话说，我彭哥的枚，确实猜得非常好，我也没把握能赢他，当时只是看他太张狂，就想和他赌一把……”

“可你毕竟猜赢了，肯定有啥诀窍。”邢二楞子迫不及待插话。

“也说不上啥诀窍，只是见识过双手猜枚……你们喝茶，听我从头说起。”杜本正喝口茶，从容说道，“去年秋天，我去许昌我表姨家小住，在酒桌上认识了姨父的一个朋友，那人也像我彭哥这样双手猜枚，左右开弓，很厉害，可他却不敢和我姨父过招。我问姨父，是为啥，姨父开头不愿说，后来被我缠得没办法，才吐露了实情，说他单拳能破双手。”杜本正轻咳一声，清了嗓子，接着说道，“我姨父说，双手猜枚，左右开弓，看上去花里胡哨挺吓人，其实很容易破。其一，双手猜枚，一心二用，最怕乱指失枚，所以总是喊五——五子枚保险，不会失枚。不过，五子枚却容易被四六枚破掉。其二，双手猜枚，最忌讳与单拳对阵。单从明面上看，双手齐出，左右夹攻，好像占了很大便宜，其实容易顾此失彼。单拳五指路数宽，关键是心劲要到，避实就虚，及时变化，变左闪右躲为左右逢源……”

众人都是酒场猜枚高手，听杜本正如此说道一番，个个心领神会，细琢磨着确实有道理。邢二楞子却突然问：“你说五子枚容易被四六枚破掉，究竟怎么个破法？”

杜本正一笑：“这个……可不大好说。”

“咋不好说？”徐老五逼问道，“在座的，难道还有外人不成？”

陆县丞催促道：“杜少爷，快说吧！”

“陆大人，我不是不愿说，而是没法说。大家都清楚，酒场猜枚，指头赶指头的事儿，关键在于变化，斗的是个心劲。变与不变，啥时候变，怎样变，都是闪念间的事儿。”杜本正环视众人，丢个笑，说道，“你们可能还记得，我最后赢彭哥那一枚，连着喊了三声六，并且没变指头，他变来变去，却自己撞上来输了……”

“这就叫以不变应万变！”邢二楞子脱口而出。

“说得对！”杜本正冲邢二楞子点点头，接着说，“不过呢，变中也有不变，不变时也有变化——这是我姨父说的！开头我弄不明白，后来听他讲了一件事，才多少有点开窍。他说有一年，许昌突然冒出个赌钱高手，是个麻脸汉子，赌法很简单，一对一，猜有或没有，就是小娃子都会玩的猜宝。那麻脸汉子坐庄，面前摆张桌，谁想赌就在桌对面落座下注，银钱多少不论。那麻脸汉子先亮双手，叉开十指，证明没玄虚，然后捏起一粒骨头色子，双手捧住摇一摇，迅速分成双拳，猜左不猜右，你只说有或没有，当即开拳展掌验看。没猜中，麻脸汉子就将银钱收入怀中，若是猜中了，也不含糊，如数照赔。开头赌注都下得比较小，往往能赢，等你赌注下得大了，往往就会输……”

“为啥？”邢二楞子迫不及待地问。

陆县丞横了一眼：“听杜少爷说。”





“一天，有个憨蛋似的年轻人来赌，先赢一回，就张狂起来，不料后来连猜连输。那憨蛋输红了眼，从身上摸出铜钱和碎银子，连连下注，回回咬定只猜有，却回回都是空拳一个，接连输了一十八回！这时，一个精瘦老头分开人群抢过来，打了那憨蛋两耳光，骂儿子是蠢猪，头撞南墙不知拐弯。看热闹的也纷纷议论，说那年轻人着实憨笨，连输十八回都不知道变一变。瘦老头骂骂咧咧落了座，从怀里掏出沉甸甸一包银子撂到桌子上，要和麻脸汉子赌一把。”杜本正打个顿，透口气，继续说，“麻脸汉子打量着桌上的银子，一声没吭，照旧张手亮指，然后捧起色子摇。他一边摇，一边与瘦老头眼对眼互相盯着，突然停了手，分拳在桌。谁也没想到，那瘦老头竟和憨蛋儿子一样，仍是猜有。麻脸汉子当即就塌了身架，松拳展掌，骨头色子分明在左掌心卧着。关键时刻，麻脸汉子心劲不足，定力不够，以为瘦老头肯定要变，结果输惨了，老本赔个精光……”

陆县丞听杜本正讲说一番变与不变的道理，喜兴兴地拍打着椅子扶手说道：“杜少爷参得透，令人佩服！这变与不变，自古以来就是大学问，行军打仗，排兵布阵，生意买卖，行情涨落，即使人情交往或起风落雨，也都有个变与不变的道理！今天只是起个头，等哪天有了闲功夫，我摆下一桌酒，再请杜少爷细说变与不变，大家当场切磋比试。好了，天色已是不早，不能误了杜少爷的好事，就此散了吧！”

众人簇拥着陆县丞从客厅里出来，暮霭已经如烟似雾，大门口挂上了红灯笼。衙门的轿子早就在候着，陆县丞随即上轿离去。

邢二楞子说：“万老板，天眼看就黑了，咱等着闹洞房吧？”

“好啊！”徐老五嬉笑道，“一朵鲜花插到了马粪上，不去闹闹，岂不是可惜了？！”

众人忍不住笑将起来，杜本正僵着脸不吭声。

万老板知道杜本正与徐老五平时不大对劲儿，忙抢着说道：“陆大人刚才已经发话，不能误了杜少爷的好事……哈哈，还是走吧！”说着，扯了徐老五就走。

送罢客，杜本正刚进大门，就见刘全从后院走来，忙匆匆迎了上去。

刘全三十多岁，对内是大管家，对外亦称二掌柜，是杜家的顶梁柱。当初，刘全只是杜家酒楼的跑堂伙计，杜继业无子，相中了刘全，知其父母双亡没啥瓜葛，有意要认成干儿子，栽培重用。老太太不同意，说不是自己的血脉，就是认一百个干儿子也挡不住要绝后。后来，娶了四太太，有了本正少爷，杜继业再不提认干儿子的事了，但对刘全依然非常欣赏和信任。正因为如此，后来杜继业不惜亲自出面，花银子托人从唐县给刘全娶了个精明能干的媳妇春花嫂。春花嫂模样漂亮，性情也好，因为姓苟，太难听，人不得大户人家，倒让刘全捡了个便宜。刘全对杜家忠心耿耿，